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七

明 胡應麟 撰

題跋十二首

遺墨上

跋王大令送梨帖

右大令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凡十二字五字紙素破蝕筆踪大半不存無恙者七字而已
庚辰夏王次公以計吏入燕竣役瀕發賈人持是卷索

十萬錢顧囊空直無所出偶朝士寄贈所知金五十在焉輒罄舉償之一時盛傳為奇絕事信次公之癖于書也晉自典午渡江距今不啻千載二王真蹟流落人間如天球河圖舉世不能三四此帖雖漉滅不全而筆勢之瀦洄縹緲飛動于薄蹠之上即寥寥數字如目擊其超逸絕羣之氣致足觀也或猶以五字殘缺為憾余戲謂今世購定武蘭亭者必五字損本為真送梨亦五字不全異時將復為書家公案得非山陰父子翰墨間例

有斯厄耶同閱是卷者是日聞余言皆失笑噴飯滿案
次公亦捧腹而起

再跋

永師書一字五萬錢即今中金五十也然則大令身後
一帖僅足當永師存日一字耳而次公是舉世便詫為
異聞即此徵古人好事倍于今今嗜利百于古矣迺次
公方以書名天下寸楮片簞舉世共珍傳諸異代知不
有以五萬錢易其一帖者耶

跋鍾元常季直表

王長公義聲振一世其豁達大度詞場中漢高帝也其氣宇籠罩今古故製作亦如之為大厦庇天下士殆三十年又園林水石之盛為一時冠故世莫不以其富侔于三吳巨室而實弗然也丙戌秋余嘗偕汪司馬過弇中玩諸古帖司馬乞鍾太傅季直表觀之長公默然良久曰是月以催科不辦持質諸檣李項氏矣余舟迴詣項氏假其所藏藝鼎及遺墨遍閱則此帖儼然在云於

戲即此一事而長公之為德于當時寒士者其難易可知矣

題蕭翼賺蘭亭圖

世以蕭翼誘取蘭亭事誣不可信其說以文皇威加九域一疋殘老僧敢固匿之非也人主之威固有不能勝匹夫者文皇于蘭亭誠弗欲必得則已欲必得而弗緩圖之而徒脅以威彼潛藏伏匿為計甚深極而恨且投諸水火人主之威不過殺其身而已如蘭相如懷中璧

嬴昭王眈眈虎視在秦廷而莫能奪之而況于兵燹亂離之後若存若亡之一帖耶且一夫之癖愛亦有甚于
人主寧殺其身而以毋失所寶為快者此其勢視人主
之物為尤難即明知其處而匪威脅之可得而文皇于
蘭亭又其意所欲必得欲必得則所以詳為之慮而緩
為之圖將亡所弗至而何有于發一使以欺之然則蕭
翼之謀雖曰文皇與知焉可也

又跋

觀老顛此劄迺欲中立蘇黃間亦其慙也余嘗上下史籍得類米者一人曰張融思光其才具類也詩文類也伎倆類也南史稱融衣履言動意制甚多蒂每一出小兒羣噪隨之至呼為活卦影融海賦精麗瑰崛蒂潮詩閔大沈雄融書謂二王無臣法蒂畫謂不使一筆入吳生噫其相類何其酷也融嘗自言大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碌碌寄人籬下可謂有志蒂自負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乃沾沾不出翰墨間然融集今不傳而

芾之筆踪滿世得失大都相等也南齊人目融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于米老亦云

跋吳德基千文

勝國末吾邑吳履德基以書名發中而宇內無知者由元世臨池特衆故耳今吳書吾邑故家多有之余所見不下百幅而他方絕迹並書家無咳唾其姓名者近文氏停雲館帖元人書甚夥迺德基亦泯泯焉豈徵仲太史尚未及覩吳書耶此卷全錄千文缺二六字用筆勁

峭道拔處深入右軍間有一二不甚合作者蘇人摹勒
攙用文氏筆耳以吳之臨池工苦爾爾而絕不遇賞音
士之埋沒可勝道哉

跋周公瑕書朱司空河工叙

天弢居士周公瑕髫歲遊文太史門小楷稍變尖纖益
以濃厚其用筆法子昂而結構則徵仲矩矱也嘉隆之
際獨步江左垂三十年遇合作處真如陳思洛神賦穠
纖得中修短合度淩波微步羅襪生塵若第驚鴻游龍

之態微所短耳茲序迺甲子歲為朱大司空衡撰者朱
公創鑿漕渠為慶厯間名臣冠而此書最公瑕平生合
作神采奕奕良足相當豈其感恩刻意致然或瓠子功
成偶一時有神助耶禊日可大出真蹟縱觀移日題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八

明 胡應麟 撰

題跋二十首

墨蹟下

跋家藏宋揭蘭亭趙文敏臨真蹟

三則

右蘭亭諸鑒家咸以為定武本第首行缺下一字與吳興十三跋本微不類其後復有子昂臨本亦缺首行一字而雄逸道潤天真爛然自蘭亭神詣八法唐人歐虞

褚薛所臨今無論真蹟即墨本混淆靡定獨吳興臨本
存世余目覩不下十餘此猶其合作者也豐人翁最迂
持論獨謂趙去右軍不遠紬繹此臨不惟得其體貌殆
兼風骨性情而有之視昔人豔稱雙鵬並運各極摩天
者加一等矣若墨本定武是非固難懸斷而楮素膩密
烟煤濃瀟灼然宋搨無疑也因跋而藏之一展閱間忽
忽身在茂林修竹間雜坐東晉諸賢矣

又

謂文章闢氣運下士聞道大笑之右軍素不以著作鳴而蘭亭禊序俯仰感慨實際之語千載若新加書法入神遂以盈尺之箋同樊塵劫晉人謂右軍自錄數十過終無禊日所書余謂令右軍閉戶窮年更草一叙能前作抗衡乎蓋書契以來應有茲帖一時氣運助以發之即右軍莫測所以然也孫綽興公文名振代而後序寥寥殊無省發彼赤城霞起瀑布飛流非異時天台賦語乎至羣賢賦詩不可解者甚衆且無一佳而大令罰觥

寧其不能事此也古人意興弗極不强構思正高出今
人數倍處矧坐中雖觸目名流才出大令下者衆矣彼
以罰觥為非耶總之山川間氣一時並攝右軍筆端故
令六宮粉黛無復顏色耳

又

夏侯太初謂樂毅伐齊之兵庶幾湯武晉人迂蕩不情
迺爾直可壓卷啓顏顧右軍屢為傳錄豈好異拔新名
士例不免也大令意氣鏗鏘欲凌阿父計會中羣賢在

其目睫者不過數輩而十數脞辭甘出諸人下哉固爾
時情興弗屬大都翫世罰觥反以為適耳太初以樂生
不拔二城意未可量余亦以大令不屬隻字旨未易窺
也顧千載未有發其微者聊為拈出配太初當啓顏一
則也

跋吳德基行草

余所藏吳德基行草大書四軸皆錄李青蓮絕句蓋吳
生平好書太白五七言絕余所見亡慮百數邑故家往

往有之而傳流他處靡一蹟並自元及明詩書家絕不
及其名姓士之傳真有幸有不幸耶此四絕用筆遒勁
特甚而結體園密精工殊得晉唐遺意王次公過余齋
頭覩其一矍然問何人以吳對曰鮮于困學不過也惜
不使長公見之得其片言可無遺憾地下矣

跋家藏吳德基陶詩

此德基行草靖節停雲詩也字大僅若錢結法適婉而
筆意峭勁與柴桑品格良足相當下作靖節扶筇像韻

度翩翩非俗工所辦疑亦出德基手也故老傳高皇帝
聞吳書名嘗詔令進御並浮屠月鑑芙蕖以吳筆太剛
鑑畫太媚皆不錄第此余邑傳流語他野記逸史無可
互證者今吳書存邑尚衆鑑芙蕖遂絕不聞并識于此
吳嘗及景濂太史游為其室傳傳見集中

跋王元琳真蹟

右王珣伯遠帖真蹟珣江左有盛名即桓宣武幕中所
稱髯參短簿者其書流落人代宣和譜有伯遠三月二

帖此伯遠帖真蹟也書凡五行六十九字古澹蕭疎真趣流溢如飛天仙人遊歷下界顧視凡俗悉同塵埃望而知其晉人筆也典午真蹟存宣和書譜者尚不下數百今惟右軍大令一二靈光自餘翰墨永絕而此帖獨巍然宇宙之間昔人評晉人一帖當二王五帖得元琳不啻義獻矣

跋顏魯公祭姪帖

二則

念載前閱停雲館刻魯公祭姪季明帖天真爛熳從心

不踰以為古今神化之筆元二陳及文太史鑒定詳矣
王長公跋真蹟在永豐聶氏意公見未易得忽燕中邂逅此卷裝潢漉滅幾不可觸手而文章首尾尚完驚喜
浹日輟飲食恣閱之迺知此書全用退筆鋒穎摧衄淡
墨微茫而氣韻飄動適逸字字欲飛真間代奇物也唐
三百年間臨池滿世而追逐二王迺魯公以無意得之

又

停雲館刻余始閱之大詫以魯公此筆不似從人間來

者及真蹟縱觀迺知墨本相去尚懸隔三十里非神化所至而何第稍有可疑者停雲二陳丈太史跋此本並無之則長公所云聶氏藏本屬太史鑒定無疑而此卷尾元人數跋皆名士鮮于伯機輩序購求源歷甚詳決匪後人偽撰而其書則皆贋作計必有真蹟系顏帖終太史胡以弗及見而止錄二陳跋耶又跋稱天水小印今卷首亦不復存以為摹本則筆勢放縱墨瀋濃淡相承決匪雙鉤廓填所辨以為臨本則行款字數較石刻

不爽纖毫即魯公自書百過斷不能盡仍其舊而何論
後人也或聶氏所藏跋尾二陳真蹟而魯公書贋則徵
仲太史目睫所經鬚眉洞鑒而胡以曲筆于此豈此書
太史跋後後人割奠文真蹟以摹本傳二陳文氏而售
之聶又贋放鮮于等跋傳真蹟以他售之人而鮮于等
真跡又別傳摹本為三耶此其顛末故未易一二懸斷
異時當特過江右假聶氏所藏觀之

跋米南宮誤恩帖 二則

老顛書僅六行而筆勢翩翩其跋扈飛揚之氣不可馴狎致足賞也鑒者多以為摹本屬中一二字剝蝕少有廓填耳末三行則真蹟無疑矣唐之旭宋之芾皆顛名一代今觀芾筆踪狂態淋漓尚在旭書傳世雖寡第摩挲禿素諸帖亦自想見其人惟六代張融之顛不減二子而書絕不傳近王長公以知汝殊愁為融書亦以顛態億之耳第六代人書傳者不過數行而殊愁至百餘語故當是唐人筆也

又

米老以顛名一代而大罵旭書以變亂古法驚諸凡夫
彼不惡傷其類耶令二顛相遇中原各騁尋丈之勢差
足以快旁觀第未知鹿死誰手耳

跋蘇長公帖

坡公黃柑帖骨法凝重而肌肉豐妍非貴嬪妃子如楊
太真不足喻第無奈身材大匾潤何黃長睿謂書縱易
橫難古今惟鍾太傅一人效之者非濁則俗蜀中一人

是矣蓋指坡言也

跋吳履書柳詩

二則

右吳履德基書柳子厚真源了無取古詩似退筆不經
意細閱之晉人風骨種種具存迺知勝國臨池苦工遠
出宋世上蓋趙宋諸公往往好入己意故翰墨雖各名
一家而典午範型都盡元自趙鄧鮮于究心古學頓還
舊觀今師趙者衆後生厭同喜異山谷海岳時復主盟
大都習尚所趨非大力者起而挽之故未易口舌爭也

又

子厚古詩沖淡峭峻在唐齊名蘇州蘇長公至品諸韋
上然韋詩蕭散自然去柴桑格致不遠子厚雖骨力稍
勁其不及韋政坐此故由子瞻勘捉未破耳道人庭宇
靜苔色連深竹宋人謂遠勝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亦憤憤之見常詩警絕處在山光悅鳥性十字初不係
領聯也

跋楊廉夫論詩卷

老鐵此卷評詩頗得源委而詞太冗蔓當是一時信筆
第其書亦瘦勁不俗聊復存之

吳中四名家真蹟跋

此卷祝京兆楷書一字大若錢書邢麗丈上祖戶帖甚
端飭其後小楷十通皆與外父李貞伯者初以京兆遺
落世事甚讀諸札迺知其周旋家庭閭閻間尚有余輩
所不及者在也第書多信筆起草不經意者半之又行
草藥珠宮三詩又行草四文待詔小簡二精工之極當

是刻意書吳興碑記草其一而即陸子傳札訊太史者
蓋案頭偶乏取以代箋也子傳書是小楷清麗覺微弱
耳尚隱可讀王履吉行草絕句一又長札三而一短啓
三行者字字欲飛又襍東十餘大都非烟火食人筆也
陳道復二一送扇一借牛即鄙事數言以楮墨映帶之
翻令作雅觀書不可不學如此

吳下名流襍帖跋

右卷皆吳下名流書吳原博葑溪詩逼大蘇彭孔嘉一

作顏平原體王履約二長箋翩翩有致而知者絕寡以
難弟故也王祿之二一楷一行文休承二周公瑕一唐
伯虎一呼張夢晉春遊古詩無復作柳陰丐者耶鄧徵
父西山八詩神采奕奕即公瑕用意未必過也其人晚
出寥落舉世鮮推之可嘆又三紙學米未成末有岱字
當岳子餘也張伯起一張仲立一皆與余酬往札伯起
不出無恙迄今仲立纔博一州守中道奄逝矣人生出
處窮達信自有命第仲立枉作三年折腰耳

跋吳下名流江南春詩

卷首王祿之江左名流四大篆江南春畫意一帖題文
太史而行書三詩于後王次公過江右訪余齋頭偶閱
此卷謂文太史書及吏部篆皆真蹟畫則贗本也文壽
承小草二文休承小楷二甚工王祿之行草二彭孔嘉
行楷二周公瑕行草二精極蓋初年得意書也袁魯望
行草二袁為兩瑯琊婣家觀此知臨池非長存之如見
次公耳諸詩大類宋人長短句然則謂江南春詞可也

詩不可也

文太史倣山谷書跋

右卷文太史倣涪老大書山寺五言四律道逸蒼勁清
思照人眉睫間詩亦蕭散有餘讀之令人意外作一適
又長幅大書早朝七言四律字縱橫三寸餘沈雄偉麗
雅與題合蓋八詩皆徵仲得意而境地不同故俱作黃
體而能各致其工如此信前輩未易材也

王履吉伯仲雜柬跋

履吉書蕭散縱橫天真爛漫近代書家恍忽晉人丰度
僅觀此君而豐人翁以為邪氣溢紙何邪履約履吉之
兄書法翩翩真足魯衛而世以難弟掩之履吉詩高華
朗秀儼若朝霞吳中一時才彥自昌穀外惟此君可追
逐亦以天折未成俱可憾也

跋何仲默詩卷

嘗于何啓圖太史處觀仲默銅雀瓦詩邇得一卷真蹟
也樊少南志仲默墓言與李獻吉並學顏柳今觀之誠

非漫然信筆者嘗見李石刻數處皆然第二君詩文皆
學秦漢而書不能越唐人何邪聊書此發一笑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九

明 胡應麟 撰

題跋三十九首

跋唐人長林疊嶂圖

右長林疊嶂圖濃郁深大類王右丞而精工密緻又似小李昭道筆或以渲染鮮明略無追蝕唐畫不宜爾爾疑為趙千里者近之而山石全用勾法不甚合宋人

鑒賞紛拏至今未決也其絹素縝厚之極非南渡勝朝
所辦且單條衡僅盈尺許而縱乃四之於小閣疎窓位
置殊愜每焚香槩几縱目其間不覺身入萬山與麋麋
遊衍豐草矣

跋黃筌柳塘禽鳥圖

右卷鑒者率以為黃筌而末無款識絹素堅厚無損而
渲染粉墨往往有剝蝕處長可二丈所摹鳬雁鸚鵡山
雀以及林塘蓮芡之屬種種入妙吳中諸名流文休承

張伯起周公瑕輩十餘人咸有跋以非筌不能也第令人遇唐宋畫無款者山水則曰王維人物則云吳生金碧則云小李花鳥則云黃筌殆成套語恐其時尚自有人即如此畫真出五代筌之諸子固亦能辨此矣況趙昌王友之屬之花鳥知名不一而足欲斷以此畫為筌余未能決也

跋李龍眠佛祖圖

右李伯時二十七祖圖念載前當為完卷頃落一賈師

管生手因割為三取諸跋真贋雜置之一以驚萬中尉
嘗出示余凡十四幀一驚吳用卿即此卷以六十緡售
余者凡九幀一驚李大將軍其卷當為十三幀方謀一
借觀適李奉命備邊以七千人深入敵境盡沒卷遂不
知何所噫古人遺墨一覩亦有緣耶畫法絹素灼然南
宋前無疑或尚以非李所辦而疑為唐宋五季者總之
神品無上不必求實其人也余見伯時蓮社圖巨幅其
筆墨氣韻妙絕不可言下為文太史書李元中記文精

工之極且略無絲毫損蝕殊可寶玩亦為吳用卿得以
八十千歸劉金吾矣

跋伯時西園雅集圖

右西園雅集圖扇景也逕可盈尺許而人物泉石花木
器具種種備生動相或以非伯時不能余所見此卷甚
衆一豫章薦紳所藏人物稍大與佛祖圖等筆法亦蒼
古而缺一姬人且注意獨人物而水石花竹等不具余
鄉徐先輩復得一卷絹素破裂甚人物視前差肩卷甚

高大具池島峰巒而筆類元人疑勝國所臨者也此圖
卷末虞伯生書特佳絕余數見虞公他書字形頗長而
文弱道緩此則方古端勁而字形殊匾視子昂頗蒼較
敬仲尤雅蓋其最合作書也或以此跋故謂圖亦元名
手臨余未能決俟精鑒定之

跋趙千里後赤壁圖

三則

右全寫蘇長公後赤壁圖卷末意態皆完而題款為裝
師割去蓋此卷絹素自首至尾分寸斷裂裝者罄工累

月僅克成卷山水樹石多剝蝕而人物面貌無損秋毫
亦絕奇事也畫法之工張元春詹東圖楊不棄咸以神
品無上余鄉吳少君瞥覩以頭搶地呼老師拜百數不
已即無欸望而知為千里生也人物長秀盈指氣韻矯
矯欲生而長公夫人持斗酒出送郊外縞衣綽約有傾
國之態未審爾時措大家室果此殊尤否耶

又

或疑此圖當有前赤壁者余謂未必然前赤壁自白露

橫江數語外皆議論無可摹寫後赤壁文簡于前而實
景實情不啻十倍畫師欲紆徐盈軸自不能舍後而前
也此圖尋丈之間有江山萬里之勢其人物之精工水
石之奇古類非勝國後所辦即出趙千里亦其生平合
作之最也前輩風流韻度瑤逐塵土賴此少存其概每
良天佳月一展玩之以當神遊自以為不減長公茲夕
也

又

此卷于赤壁後賦語無一不具愈玩愈見其工長公嘗
謂涼天佳月即中秋茲遊豈其口實耶二客不審何人
蓋無是子虛之類當時蘇公謫黃門下士無一在坐非
黃秦晁張等也長公夫人亦殊有林下風嘗謂春月使
人懽欲令長公呼趙德麟輩飲花下者其能畜斗酒以
待不時固宜至圖長公登高岡履危石扁舟皓月放乎
中流一派天機蕩漾楮墨非神匠不能惜余不及同事
茲遊少沾溉餘瀝也

跋閻次平江潮圖

江潮圖一卷宋蜀錦裝首寫吾鄉錢塘江潮絹素筆墨
絲毫完善獨卷末無款識其品格非前宋斷不能也董
太史定為閻次平余未及詳勘宣和諸譜當亦近之或
以此卷之工品第神妙恐次平未易至也卷首圖江干
秋色蕭寺浮圖闌闌鱗集觀潮民庶紛沓往來而雪山
一派如白龍千仞卷海而東噴薄震蕩宇宙晦冥漁橈
客棹飄飄數敗葉颺舞虛空出沒濤浪一展玩次心悸

魂消恍忽几格間十萬軍聲矣

又跋

卷首觀潮圖三篆字李文正題末書長歌似未至吾越者余謂枚叔以楊子為錢塘亦未至吾越之故或太子吳人歷輓欺以其方耳而至今談者紛紛謂曲江即具區而廣陵揚州揚則越分野屬焉胡紆繞不情至于茲極為枚生計者患文筆未工耳豈以地分遠近為瑕疵耶此詩詞三昧故屢為揭之是卷也而遇枚生操筆再

賦一通當令吳太子氣雄萬夫豈直霍然起色已哉

題秋江百雁圖

右秋江百雁卷無題款卷末詩一卷皆浮屠題畫語當是南渡勝國間某生手筆俞策公臨以為北宋夢英恐未然也元名士張憲馮海粟亦有詩所圖羣雁飛鳴宿食之態備極天工而枯朽橫江葭蘆夾岸長洲遠渚殘霞落日恍忽瀟湘彭蠡置吾齋頭或以趙大年有此圖當是同時或勝國浮屠摹本余未及見大年卷俟他日

定之

題宋人雪山遊騎圖

右雪山遊騎圖絹素縝細之極而行筆秀潤精工絕出
蹊逕之外鑒者咸以為李唐或當爾也寒林遠岫磴道
蕭索二士策蹇驢入山崦一操几杖者隨之豈鄭五相
公所艷稱灞橋風雪衛子上者耶

黃子久縹緲仙居跋

黃子久縹緲仙居圖層峰疊嶂矗起千仞橋道樹石朝

嵐夕霞襟沓相間絹素不越尺餘而天機一派流行毫
墨真所謂桃花流水天地杳然者若其行筆之秀潤蒼
遠逼董李而超錢盛諸人固老癡能事也

題黃子久西泠烟靄圖

平林遠洲水天一色危峰突起白雲晴嵐橫亘其中一
翁策蹇驢出垂楊映修竹蒼頭抱焦尾蹢躅而前楊鐵
史題筆所謂今日抱琴何處去美人祇在段橋東當是
西泠三利風致不知何以能盡闕遊人專此岑寂也此

幘黃子久筆尤為媚潤清新至其氣運之生動真足為湖山傳神者非久居武林天竺間未易領略也

黃公望秋江漁笛圖

秋江漁笛圖題大痴老人筆意蒼然望之可識第絹素破裂之甚丙戌春入都裝潢僅能成軸雖濃減不完其氣韻尤足傾倒餘子蓬底二簑翁撫掌樂甚興到便欲浮舴艋瀟湘夢澤間惜無從喚老痴寫之

題趙承旨春江晚棹圖

蕭子雲待渡圖趙吳興筆也纖濃秀潤凝睇一盼百態橫生如孿蘿夷光無問識與不識掩袂心折要之楮墨間片語未足罄其形容也吳興筆向與子久叔明狎相雄長爾時吳人酷重黃王氣韻念年來吳興倏忽增價大癡黃鶴又小挫矣此亦一時好尚未足盡憑迺其偏正絕詣咸自有不可掩者也

題王叔明松溪書屋圖

右王叔明松溪書屋圖用筆布景迥出畦迳之外危峰

特起矗峙九霄飛流濺瀑匯為深潭二士解衣促膝濯
足其間一精舍隱見懸蘿喬木中幽人持卷默照靜觀
若揚子之草太玄長安中數賞鑒家咸稱卓絕攜至江
南議論頓爾不侔蓋此畫筆意過奇故好者以黃鶴生
平妙境而不合者以為外道野狐余特舉似張元春張
曰筆誠奇第以必出阿蒙手則未易定也

題沈啓南重溪秋色圖

沈啓南重溪秋色圖吳文定題識其上真蹟也而啓南

自題小詩筆意緩弱不甚類或以啓南中年筆率此類而張復元春驟見輒咋指驚愕謂為啓南得意之尤者此君最慎許可不妄也圖惟枯枿二陂陀數行而涼風颯然素練飄舉非啓南故未易辨輒跋而藏之

沈啓南山水大軸跋

右啓南山水巨軸桑皮可四丈許跋以最晚年筆也樹石橋道澗瀑陂陀無一不備而蒼勁玄澹老筆淋漓後人罄歲月為之未易及也

文待詔春山喬木圖

文待詔春山喬木圖為李貞伯後人題者古松老檜黛
色叅天精舍數椽隱見木末幽人抱膝袒裸濯足于懸
流飛瀑間上有待詔二詩以貞伯藏書甚富不知邇來
異書迭出幾倍成弘二酉山房六萬卷瑯琊長公為記
以宛委石簣禹穴洞庭見擬惜不令待詔一摹寫似後
人也

文太史虎丘虎溪二圖跋

虎丘圖秀潤蒼古太史真蹟無疑而詩筆道媚過甚或以詩非系圖後者賈師強之耳又蓮社圖記文精工之極當是太史生平小楷第一而圖極潦倒不足存蓋亦原圖失去贋者強模舊草以愚隸家不意二卷皆入余手真北山愚公也聊跋此每閱卷自發一大噓

文徵仲雪山圖

二則

文太史雪山蕭寺圖危峰沓嶂特起萬尋同雲冒空四壁之間不寒而栗噫豈大峨峰顛下臨夔峽悲臺巖嵒

哀壑嵯峨意耶何時浮一棹訪周益州登頓沿洄窮其
獨往歸懸此幅枕席之左以當卧遊也

又

此幅待詔筆無疑而止徵明小印或以為摹本未必爾
也上文壽承真蹟鑒定以為太史晚年得意筆朱子朗
次題舟移野渡寒風遠門掩空山夜雪深景界脗合周
公瑕評意大同而文氏一子姓絕嘆非太史傑思不能
到聊并識之

題陳道復竹林精舍圖

陳道復竹林精舍圖上書五言絕一用筆草草不經意而天真爛漫若楊凝式神仙起居法世以為散僧入聖不誣也

跋仇英漢宮春曉卷

右仇實父漢宮春曉圖文壽承隸其末以臨宋李伯時筆其于宮中景物纖悉具備第所圖嬪御皆豐妍而寡綽約蓋自唐周昉諸人傳流體法大槩爾爾余嘗于童

子鳴處見戲嬰圖王敬美處見撥阮圖文壽承處見搗
練圖皆題昉作其美人態度咸爾蓋婦人以綽約聞者
古今一趙飛燕耳然成帝幸之不久遂為女弟所奪唐
自太真擅寵一代風靡習尚所趨豈盡畫工傳合哉

題唐子畏夏山琴趣圖

唐伯虎夏山琴趣圖甚秀潤妍美而或以為摹本余未
能辨也第伯虎跌宕不羈而于繪事往往精工縝密法
度森然是亦唐人四倒之一也余嘗于弇山堂見伯虎

像青袍布笠風骨癯然自是四海九州一窮措大面目
與繪事尤不類云

題文伯仁雪山行旅圖

文伯仁雪山行旅圖同雲四郊天地一色孤亭木末幽
人擁褐靜觀千岩萬壑樵采斷絕而蹇驢數騎驕驕涉
峻坂而越危峰噫是非鄭縈相公自灞橋尋詩得句迤
邐未歸耶此圖意氣飛動而墨瀟淋漓幾欲與待詔爭
長鼠穴中故非餘子所辦也

跋周昉育嬰圖

右圖周昉作昉嘗與韓幹俱貌趙卽而昉得性情韓得
狀貌世以定二畫師優劣余謂得性情者尚未離狀貌
也必如顧虎頭圖裴叔則頰上加三毛迺為得其神韻
而性情狀貌不足言矣昉幹之優劣世所共知而虎頭
之所為異于昉則畫家所未究余覩夫近世談詩之士
咸致力狀貌間以為親切至情性之說往往置之而何
有于神韻輒因昉畫漫及之

又跋

圖名育嬰寫唐人宮中景物酷類絹素破裂而設色如
新尾有晏元獻跋幾七百言文既雅馴書亦嚴飭迺晏
公在宋自詩名外他不復傳微此世幾無知者信古人
才未易測也此圖昉筆真贗難遽定斷然非五代後物
矣

跋米元章拜石圖

右米元章拜石圖孤峰巉巖雖庭中尋丈而有摩霄挾

日之勢老顛以宮袍象笏蒲伏蹣跚其下想見其眉睫
稜稜視海內空無一物獨片石可當吾拜一展玩間桀
驁不恭之狀溢毫素可窺也徐孝穆自中原還謂惟寒
山一片石堪語老顛之拜指不同而意同迺同時蘇子
瞻亦有此好至以仇池石假王晉卿往復紛爭幾成聚
訟使老顛見之不知更作何景狀耶

又跋

米老愛石之癖至此豈其胸中磊塊固胎契耶米以研

山易與薛紹彭後紹彭秘不復出米嘆息圖之屏間大以彭為忍人此其故後世無知者余獨悉之蓋米多伎倆薛恐墮其術中不得不爾宋人小說記米瞥見故家奇物洎書畫之屬必百計取之不入手者不已如御屏前端研舞蹈奉之以歸亦拜石之一驗薛之終秘不出固宜哉偶憶得茲事漫題卷後老顛有靈將為余發一大噓也

跋陳道復水墨牡丹真蹟

右水墨牡丹白陽山人陳道復真蹟也戊辰之歲黎惟敬偶得于長安西市愛之甚恒置齋頭辛未春余將侍家大人入楚惟敬戀戀不忍舍既賦贈長歌復輟此卷首以大篆題洛陽春色四字納余行橐中余曰此公所耽玩奈何奪之惟敬曰惟吾所耽玩故以貽子子日一展即與吾面晤奚殊矣余重違其意受以歸珍襲山房視他卷有加卷後皇甫子循題字謂此筆似不從人間來周公瑕跋以陳畫筆自林藻深慰帖悟入蓋書畫理

本互通也余以斯卷雖草草點綴若不經意者而天真爛漫妙奪化工老格縱橫絕出毫素閱之恍忽洛陽姚魏移植吾廬昔趙明誠得徐熙牡丹圖賈人索值二十萬不能致卷還之夫婦惋恨彌日余山房積書四萬卷不減明誠獨趙氏所藏金石法書名畫余無一焉僅此卷又故人贖行不假寸錢而得視明誠所遇何啻天壤然明誠有才婦朝夕晤語揚摧校讐即頃刻之間足以樂死而余際敬通之厄戚戚無懽是明誠所遇視余又

不啻天壤矣

又跋

五代時寫生徐熙獨步以其全用水墨不假丹青驟閱
間粗枝老杅極似潦倒熟玩之神韻飛動天真爛然猶
李成關仝山水迫視幾不類遠觀則雲烟蒼翠恍坐千
岩萬壑中皆前古所未有也全時黃筌父子稱亞熙然
工在形似下熙格固已數等而熙當年為筌所扼至困
瘁以死未久而聲價熒如即南渡一卷之需贏二十萬

噫是時筌復能扼之否耶熙畫今彌不易得窮措大得此卷不啻得熙矣

跋所藏黎惟敬隸書

慶厯間吾友黎惟敬八分獨步當代歿後其書尤重海內爭購之布衣李自竒者素儇獷偶從惟敬乞得大書十數行秘巾笥中迨惟敬歿摹勒作百餘幅散鬻閩楚間時海內驟貴其書黎又驟沒皆不暇辯其真偽相率重價酬之此人遂致金數百後蹤迹敗凡交游咸為媿

恥李更揚揚然得意也余因嘆惟敬生存日每與人作書不能博半鐐身後事迺頓爾迴異如此物固有遇不遇而盜驚其書者又不中與啖羊羔人作僕矣

題何長卿文壽承墨竹圖

國朝文太史父子風流照暎寓內而壽承篆刻特為一代宗師長卿自弱冠執業壽承之門蟲書鳥迹不胫而走六合之外者越三十禩即兒童走卒靡不知有何氏印章者以較壽承不啻高師一著矣迺文氏丹青世獨

以休承繼徵仲而此圖老筆縱橫直闖湖州之室信前輩未易材也長卿寶藏真迹摹拓有年文氏篋篋一派行且復落新都手不獨以印章雄一代矣

跋周公瑕畫蘭卷

公瑕雖出文待詔門而生平未嘗作繪事晚歲忽吳中盛以蘭畹歸之歛人重購書筆幾為減價此卷清絕楚天真足爭勝吳興第作此時年已望八越數載遊岱矣其披拂散落人間不過百餘本恐異時無復知者聊識

卷中因憶曩歲宿公瑕天池方為一粵客圖扇余迫欲
得書小楷遂無暇近茲今其書畫尚可得迺其人不可
得矣弛筆三嘆

題于鳳鳴畫冊

唐人于良史詩風蕪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古今絕唱也
令人酷尚標格步趨盛唐此等句絕不復覩然此句雖
極精工而風神遒朗氣骨雄厚不失開元晚唐間有此
精工而神氣委弱往往墮纖靡窟中初唐風骨峻嶒而

館訂華靡模寫生肖殊寡即盛唐一二見耳因憶于生
家故事適此句此景竅合天然不覺為三擊節輒援筆
紀卷終生其深味余言努力先業異時扁舟載過知毋
作吳下蒙也

清源舟中雪後題于生扇頭

舟次清源于鳳鳴文學過從旬月游處甚驩蚤春北首
鳳鳴載酒舟中為賦此章時初旭乍升流澌交下斷冰
殘雪照映兩崖鳳鳴著單袂素綃跣趺坐榜杙儼若相對

畫圖中何日同醉都門躍馬燕臺堤柳作三竿六橋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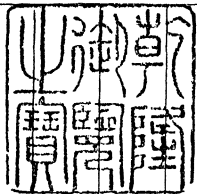
再題文壽承墨竹圖

右文壽承墨竹老幹紛披足為簞簞家嫡迺世之耳食者往往以書法掩之長御師壽承篆刻印章流播幾遍海內而潛心繪事備得文氏風神亦世所未悉也因載是卷末俟異代子雲賞焉

跋王中叔希白軒賦

南州之勝無若潯陽吳會之勝無若京口潯陽則匡廬
五老干霄矗雲京口則北固三山吞天吐日皆宇宙奇
偉觀也自昔建高牙擁大纛遊宦其地者不知凡幾而
其勝往往為羈人遷客擅之樂天氏之在江州一郡司
馬耳而匡廬五老迄今藉其篇咏以雄視東南昔人亟
稱地以人勝殆非虛語若北固三山寥寥千載地主未
逢蓋至明王中叔而後顯君于白公瑰才同直節同遷
謫同地勝同其築室衙齋而以希白自命豈所謂有其

實而名弗得辭者耶余嘗讀白公琵琶諸行誠極才人之致而憂憤鬱惻哀傷不無泰過故白公雖不久召還而媒蘖偕生卒未獲究其底蘊迺中叔所為希白軒賦齊得喪置順逆冰融霧釋于物我之交其詞無論其識且超白公而上之異日者一息而搏扶搖大究厥施于海內俾北固三山與匡廬五老東南並峙吾固于茲賦窺一斑已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

十一至
十二

詳校官編修_臣瞿槐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葉蘭

謄錄監生_臣張元任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

明 胡應麟 撰

題跋二十一首

周公瑕書王司寇石羊生傳跋

戊子冬余卧痾京口不食者載閱月長公屢使過存余
因丐作小傳長公慨然屬草信宿文成淋漓萬言咸謂
極筆余攬誦沈痾頓減已稍進匕箸已丑春還溪上舟

過吳門周處士公瑕來訪語次及長公新作讀之大詫
子何幸以一疾致千秋吾茲且樂附驥尾余亟請公瑕
以蠅頭錄之公瑕曰子能輟棹三日則可余唯易舴艋
入葑門訪張伯起兄弟復乘月過周文學懋修暢飲兩
晨夕比返金閶則公瑕攜冊遲舟中久矣精工縝密固
此老境界而其書是傳飄飄自得妙入山陰真有飛天
仙人揮斤八極之勢蓋公瑕弇州石交而此文又弇州
絕詣竭其能事為之傳神信筆所投花豔爛發如右軍

曼倩大令宓妃弇州文故不啻夏侯陳思公瑕書亦不
失二王詰屑獨不佞才忝東方詩慚甄媛耳然生平之
願足矣

跋周公瑕書王司寇詩卷

癸未過公瑕炊筍齋頭甚暇因出素卷索書長公前後
見贈詩七言律二絕四初通問酬答者又七言律二邀
余過弇山又五言律二讀余全集代跋又五言古一送
余北上又五言古一末五子詩又五言絕二十陽春館

襍題和余凡三十二章諸體略備惟丙戌許一長歌今
不可得矣第止此亦震旦第一瑰麗也况重以公瑕書
乎敬跋而藏之

周公瑕書二酉山房記跋

公瑕年已望八猶自力為余書此記其精工密緻有壯
歲不如者由弇州生平知己意氣所發故自超然耳此
記迺長公閉關修玄日謝絕一切文債獨為余破例成
者書來謂僕已息慮葆和非復曩時元美拙記皆按足

下原草信筆點染不足塵大雅青絢也記文之末大概
與書旨畧同絲當時刻日引接上直闔略提君一切舍
置矧復餘者比出關後稍稍掇拾前業如弇山別集之
類意況頓自不侔余丙戌入都談及神王意取前記點
綴之則後半盡易矣因笑曰昔嘲揚子雲雕蟲小技壯
夫不為語顧晚為足下作此得無益甚後來之誚乎亟
毀前草勿示人可也余以公瑕書弗忍且前草亦自有
深致因並存之

跋二王詩卷

長公詩率題扇頭惟此二十絕和余陽春館者錄荆箋
筆勢翩翩有蘇文忠餘韻當時嘉隆五子無一工書者
濟南之拙于筆與其工于詩政可頡頏吳明卿之學山
谷亦鄉社老人動供一笑耳徐子與題扇冊嘗問下士
代之廣陵文札未嘗稍近翰墨恐南海亦畧同究竟長
公其佼佼者自評眼中有神腕中有鬼知人自知固灼
灼矣近以書非所長并其評掩之彼亦知古今評書張

懷瓘黃長睿之倫果皆書名一世者乎而書名一世者
鍾張皇索之倫有片詞月旦流布今代否乎次公書釣
臺短歌一雪中七言律二端陽七言律二其書自是名
家亡事擬議也

跋羣公手簡

右卷俱慶厯名公與家君往還書尺王司寇元美三王
奉常敬美二王學士元馭一汪司馬伯玉一吳叅知明
卿一外元美與余長箋三又小牘四敬美與余長箋一

又小牘三皆以附家君書來并置卷末其言言肝膽也
每案頭值此輒縮胸不忍展讀情輒脈脈久之

兩司馬書牘跋

王汪兩司馬並千秋文章伯也王公既自云腕中有鬼
汪公于翰墨尤若謙讓未遑者每長箋巨牘必使家僮
代書王公二僕一名瑤一名璉書皆雅飭而意度翩翩
時有吳興風致汪公門下士二皆工顏平原體汪公雖
小牘數行亦屬草令書之今兩公啓札具存齋頭皆裝

潢大軸光焰萬丈開卷閱之雖望而知其代書細玩則
全無一筆入掾史門閥者固知郝家蒼頭詎特小有意
已哉

跋張伯起詩卷

癸未過吳門訪伯起曲水園出素卷索書得此乃洞山
十絕句書端縝溫厚鋒穎內藏詩亦穩妥清適雅與書
稱當是伯起合作此君四十即輟試禮闈鑿坏蓬蓽真
古之遺隱無奈翰墨為累又傳奇數本俊語灼灼人口

耳視龔家老友不覺輸一籌耳漫書卷末伯起當一笑
喟然也

跋楚游餞別卷

右癸酉余歸越中一時社中諸賢餞送之作陳思育太
史二五言律黎民表秘書一長歌康從理山人八七言
絕潘光統鴻臚一七言律安紹芳太學六七言絕又康
山人洎丘齊雲戶部朱正初光祿各七言律一外李言
恭太保四五言律安太學一七言律茅溱山人周柱明

府各七言律共作一冊今失去而此卷鬼然獨存其人則什九岱錄矣輟筆泣然

跋李達父書牘

吾郡李達父氏目無古人惟弇州濟南兩公在牙頰不知何以謬濫及余豈以同郡故小紆月旦耶其書尺皆信筆起草而花艷爛發天機自流即手札千言大都爾爾豈其天授偏屬此中耶不然胡他文之鏤削泰過者往往不逮耶前後書尺幾百篇余悉為存錄今裝潢二

軸時一閱之以當達父半面然山陽之感愈久愈深宗
廣陵所謂一言一泪者彼其人皆存世漫為致語耳若
余于達父二牘真實景實情矣

扇頭跋一

右篋皆嘉隆前輩陳道復淺絳牡丹一背題湖上看花
七言律陳子兼二一書金山詩一書春游詩筆勢翩翩
雄逸其背余近乞楊不棄作燕磯京口二畫殊勝楊名
明時歛人亦近日佳手也文壽承行草共六彭孔嘉行

書一文休承行草九俞仲蔚黃淳父各四諸君惟道復
不相及餘率莊皇世尚存然余僅二丈識面他聞問而
已

扇頭跋二

右篋二王書之上長公一書七言律二一書七言絕四
即余初通訊日答書所謂二律四絕少酬來美者也又
一小行書七言律二則邀余過晤弇園之作又一書末
五子古詩又一書七言律貽家君楚藩同事場屋尋長

公擢廷尉賦別後癸未寓書家君憶癸酉之歲奉接徽音于黃鶴大別間今復覩癸亥數語指此也一書五言古送余北上頃歲失去每念及彷徨久之

扇頭跋三

右篋二王書之下次公小楷一書周公瑕天池精舍七言律行楷一書癸未過余齋頭五言律行草二書丙子贈余計偕詩小草一書聞余得雄及過蘭陰詩行草一書罷官歸寄余詩皆七言律也餘行草二十雜書贈送

諸詩通次公生平為余書扇頭暨餉惠後先無慮數十
並友人持乞以往或紙敝墨渝所存不能三之一矣

扇頭跋四

右篋皆慶厯間名公書贈朱大司空一書寄贈余詩又
二書園居漫興皆行草七言律贈余詩如春天攀樹雙
鴻度秋夜懷人片月來此日漢廷方貴少非君誰是洛
陽材無媿大厯諸子汪司馬伯玉一小楷書贈余同過
婁江四七言律沈雄整栗為生平諸作冠二王亦津津

色動而世率以文掩之非論篤也又一小楷書中秋湖
上二詩亦佳又二書招余入社詩俱行草其一失之張
中丞助父一書文殊菴訪余詩又三皆章草書山行及
過梅客生七言律此公章法工甚與肖父司馬行草在
嘉隆足繼次公詩不必言矣

扇頭跋五

右篋朱宗正灌父小楷排律一即贈余北郡詞林冠申
陽藝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十韻者時余年十

七令一讀一汗矣戚希仲行草一戚名元佐樵李人弇
州分部三郡屢與倡酬青藜閣集其序也此公古貌古
心同家君官禮部日覩余詩稍有未合咸為痛削苦鍼
余因是積漸悟入蓋生平受益之最者次則周公瑕康
裕卿耳是三人余至今每飯如覩也羅觀察汝芳小楷
一觀察譚理有盛名其年位趣尚余皆眇不相及不審
何以見知此其七旬外書蠅頭運分殊不易得余感其
意至今什襲珍之黎惟敬行草三余得惟敬扇頭最夥

小楷一書謝端陽綵扇五言律行草二書金山京口二
七言律隸書二書顯靈宮雪望二七言律皆及余酬唱
者餘行草二十餘雜書諸體詩今率為人持去及展拂
渝敝僅此三存故事耳歐楨伯行草一書邀余及魏茂
權胡孟弢集齋頭詩又一書秣陵秋夕同惟寅諸子分
韻詩諸公惟敬以八法名餘不盡爾然其書皆可貴也

扇頭跋六

右二篋皆周公瑕書余十齡即識面此君當時輒書二

簞贈余爾後屢有寄餉及余過吳閶輟棹訪公瑕必索
書十數迺別又公瑕晚再遊燕余日夕過從故為余揮
洒獨多即扇頭不下百數十大都悲滅懷袖及散失攜
去之餘完者尚四十許柄當時以其人存世不甚珍惜
今復覓寸翰不能矣因錄為二篋而藏之

扇頭跋七

右文壽承小楷書倪雲林江南春二詩時年已九十矣
周公瑕小楷一書毘盧閣觀象臺四七言律皆雄麗宏

整亦其平生合作也警語如邊聲乍息漁陽警風色全
催易水寒晚色千門雙杵動寥天萬里片鴻分此例不
可勝舉而吳中無論長幼皆以周為不能詩今當久論
定矣又一小楷書句曲道中二七言律于武林失之又
二一書七言律四一書五言律二字皆逕分是偕余過
訪長公書于弇山堂者又一書天池二律時年已八十
而字僅若蠅結法精悍亡毫忽疎慢意致足寶也又一
楷而差大書七言律贈余者總莫廷韓七言律共一策

又一小楷五言律同黃淳父錢叔寶張伯起彭孔嘉五君共一箋書各精美翩翩逼晉唐而休承圖其一面尤得黃鶴大痴三昧當時金閭名士畢集成此不過頃刻間令求一握于吳中恐窮歲不易得矣

扇頭跋八

右張伯起小行一書贈余長歌又行楷一書送余北上及哭王長公二律又行草四雜書他作莫雲卿行草四又行草二康裕卿行草一書送余楚游七言律又行草

五言律二又行草七言律三裕卿髫歲遇余燕中即有
小楷書送余八絕句爾時未有書畫之癖緣手失之自
後累書贈余不啻數十以其歲月過從不甚珍秘此君
入岱後所存僅此高常侍開篋泪沾臆見君前日書政
可借用也詹東圖行草二又一書同余山行詩亦失之
曹子念行草一書贈余七言律梁思伯行草一諸君交
游中工翰墨者令相率修文白瑤宮幸伯起健飯耳

扇頭跋九

右李惟寅小楷四又行草六屠長卿小楷一王世周小楷一蘇君禹小楷二行草十喻邦相胡孟弢區用孺朱可大小楷各一張審父吳文仲小楷各一俞公臨小楷一吳叔通楷書四李允達小楷三行草七諸君皆游從深厚且名能書者詩多贈余之什惟公臨作五言餘率七言律也

扇頭跋十

右沈純父行草二郭美命行草一王永叔小行二行草

六鄒彥吉行草四安茂卿行草一朱在明小行一又小楷一顧朗生代書者失之錢象先小草一黃貞父楷書一陳玉叔行草二陳從訓行草二董述夫行草一鍾敬之行草一林貞耀行草一宋忠父行草一朱宗良行草一鄧遠遊小楷四黃公補行草一朱孔暘行草一張仲立行草一王中叔行草一顧道行行草一蔡稚含行草一崔子玉行草一右俱交游中書贈亦有八法非長而其人尤不可失者並留以當一面云

扇頭畫跋上

右篋皆嘉隆以還名手陳道復牡丹一玫瑰一文休承
茂林修竹一錢叔寶茶藤一梅花一張元春江南春一
湖上居一顧仲芳水亭一顧道行山水一鄒彥吉山寺
一詹東圖蘭一竹一又枯枿一又淺色蘭竹各一楊不
棄金山圖一燕磯圖一倣倪一又烟籠萬玉圖一管建
初梅花二宋晉之遠山一嘗得謝時臣山窓讀易圖一
戴文進雪山行旅圖一皆失之可憾也自休承而下率

交游工渲染者今半不存矣

扇頭畫跋下

右李郡山寺鳴鐘圖一沈仕古木寒鴉圖一孫枝野渡
漁舟圖一朱朗紅梅折枝一錢序重岡疊嶂一劉爵古
松流水一董良史梅蘭竹石一周之冕柳港啼鶯一其
人皆近代渲染有聲然余皆未識面故別而存之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

明 胡應麟 撰

書牘十首

與王長公第一書

應麟海濱之下走也。倥侗顛蒙於人間。世百無一解。獨
自燥髮以還。即知慕好古文詞。每攬觀典墳丘索。虞夏
商周而上。倚相之所誦讀。尼父之所刪修。渾渾噩噩。蔑

以尚已至先秦盛漢黃初開元諸大家遺言若孟莊若
屈宋若左丘兩司馬陳思李杜十數公輒廢書太息曰
偉哉六經而後文不在茲乎俾今之世也而有十數公
其人終吾身執鞭其側何憾哉弱冠從家大人宦游長
安業聞執事以文詞起海上靡然羣一代而奔走之中
山之毫橫驚于千秋雒陽之楮騰踊于四境雞林之金
絡繹于上國昆丘之璧飛照于大荒承雲之樂高張于
洞庭春雪之音絕和于郢里而且天函地苞河如海納

士無賤而弗下才無下而弗憐即崇伯子據饋什起姬
文公沐髮三握武鄉侯集思廣益昌黎氏濟溺振頽弗
云過也于時應麟方齒髮盛強沾沾自憙天幸一當大
君子于吾世庶幾者其以臭味之末卵翼青雲乎迺執
事甫以克壯之猷為聖朝所嚮注建高牙擁大纛鎮撫
一方紆朱拖墨之吏辟易前茆韋布賤儒欲以長揖為
大將軍重而無其自頃者伏聞執事拂衣東歸逍遙海
上既切憤叔孫桓黜臧倉却慮皇甫鏞魏泰李定楊畏

之屬無世無之又竊沾沾自意執事之謝人言也天將
以為木鐸乎懸慧日以徧照羣迷澍法雨以普施來學
大千微塵悉屬弘濟豈其小余小子而獨靳焉則復以嚴
君匍匐于炎徼慈母委頓于高堂竄身藥物削足庭戶
側身東望奮飛莫能嗟嗟執事語不云乎百世一賢接
踵而興千里一士比肩而立今者不肖之于執事嘉隆
相迹匪有古初輓近之殊也吳越為鄰匪有關塞胡秦
之隔也道術全方聲氣傳合匪有儒墨楊秉之辨薰蕕

涇渭之差也然而懷中之刺漉滅漸盡迄今念載而竟弗獲贋姓名達謦欬于龍門之下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彼訪道崆峒問途大隗立雪少林傳衣嶺表獨何人斯哉若高文鉅冊奉以周旋藉之卧起則受執事之教世固未有如不佞之最深者嘗試論之古今製作全委異流體既旁分幟亦各樹故或嫻于辭令而聲音之妙未諳或邃彼風謠而著述之功罕奏或兼資謨雅而學問之闕因窺或綜洽簡編而占綴之能彌劣厯叅載籍專

門匠哲代不乏賢惟是總挈之才胡寥寥希覲也明興
慶陽李氏崛起八代之衰希蹤三古之上經秦緯漢出
宋入唐宣謂不賞之鴻勲無前之傑思而運屬秦蕪功
絲草創擬議之則滯焉弗鎔采蓄之程隘焉弗廣兩都
而外誦法靡徵六季以還見聞旋廢以致緣情者病其
剽剋多識者陋其拘攣嗟嗟執事豈大統之集天意固
有待於今日耶鄉者徧窺四部全草浩瀚沆洋莫知底
止錯綜神化無所成名左逸諸篇則魯史雍容之度也

短長諸策則橫人個儻之風也記傳碑志則太史孟堅
之雄也賦頌箴銘則中郎文考之蔚也序論之閎深奧
衍則韓蘇四子競出其長書牘之後逸詠奇則晉宋九
朝互標其勝而四言斟酌風雅雜些馳驟離騷樂府比
節三曹郊祀聯鑣二京古風枚蔡雁行歌行李杜遐軌
近體拾遺之造極絕句龍標之軼塵自昔名流有從事
弱齡望洋白首者執事率談笑道之間用其一以與孟
莊屈宋十數公方駕長驅曾未旣其疇捷而況乎總統

百家鎔鑄萬品條理始終一以貫之而各臻其極哉且也卮言筆記宛委諸編鉅而須彌細而芥子玄言與旨迴獵窮蒐璣說稗官旁引曲暢粵若丘明太史曹杜諸君咸以文詞取稱博極未聞有兼攻爾雅別擅凡將與東方中壘角異拔新茂先廣微拈深競僻如執事所撰述戛乎毫髮無遺憾者也然則奚論明興即穹古以來六經而降文章大統匪執事集之而誰耶猗與執事是豈人力實曰天授令後世言材越漢唐而推明代斷可

識矣今寓內詞人駢首北面眎獻吉成弘之際倍屣什
百孰使然哉不佞跼伏窮鄉微吟土窟雖甕天蠡海無
異醢雞實于詞壇鮮所降伏惟一當執事則心醉神馳
魂悸精奪猶李邢國見唐文皇英雄氣概都盡然又不
屑為延陀之倔强扶餘之攘據敢徼惠次公世及之雅
馳獻五言十章七言百韻皈正大方伏願因緣鈍根廣
說妙法屈金色臂指授菩提不佞幸甚天下幸甚千百
世幸甚

第二書

吳中使以人日來持賜大教藉以雄章應麟方卧病床
蓐亟躍起盥沐展誦之尺牘千言洋洋纚纚恍然如陟
崑崙泛溟渤耳眩目易精攝魂搖宇宙大觀斯其極已
二律之神奇四絕之杳眇陽春白雪洞庭雲門乎一唱
三嘆有遺音矣嗟夫應麟曷以得此于執事哉今寓內
操觚之士于詩文尺寸有窺莫不憑軾而東上者驤首
雄鳴冀一當造父之馭次亦呈洩渤于和扁薦樗櫟于

班倅迺應麟于門下則有大不然者生長嘉隆與執事輩行崇卑遼絕其涉世也既晚僻處海邦倥傯孤陋其聞道也又晚遭逢次公因緣紹介其納交執事也又最晚執事誠俯念通家不麾而置之固已大幸乃猶拳拳然獎以代興埒之國士應麟曷以得此于執事哉今世所盛行執事四部全草不肖亦既徧讀之矣中所謂國士其人不二三見也所謂代興其語不一再見也而一旦舉以畀之後進之中最晚合之士豈執事我欺乎不

肖始而懼中而疑終而勃然興渙然釋怡然悟曰執事
片語即千古在焉舉海內賢豪冀一當之而不可得而
一旦以畀之後進之中最晚合之士執事者固必有以
重教之而不輕棄之也此應麟所為奮迅激昂中夜徘徊
而不能無厚望于執事者也應麟自髫髻從事詞場
迄今荏苒十載矣私竊以為三代而降立言之徒一盛
于東周載盛于西漢三盛于李唐而總之莫盛于今代
而今代所以盛者莫盛于今日而尤莫盛于明公夫文

之鹿失于永元北地濟南始再逐之然而臨摹之習未
融也刻畫之痕未汰也孰與執事之闔闢縱橫錯綜滅
沒弗蘄合而無乎弗合也夫詩之懺頽于大厯齊東洛
下始狎樹之然而混一之功未奏也神化之域未探也
孰與執事之廣大悉備莽宕沈深弗蘄超而無乎弗超
也故愚嘗竊取執事卮言前說而廣之曰先秦兩都之
則闢于北地劇于濟南睺于新都至瑯琊而輟其極建
安天寶之業暢于仲默高于子鱗大于獻吉至元美而

集其成此非愚一人言也即以俟百世談藝者可也而未足以既執事也夫杜甫韓愈博識矣其蔽也學術囿于詩文而莫能自見郭璞張華洽聞矣其蔽也詩文掩于學術而莫能自拔子建子安二少俊兼之矣而子安詩文子建學術稍非其至上下數千載間誠未有詩而文文而詩詩文而學術兼際其盛如我弇州者不肖所亟稱莫盛今代而尤莫盛明公蓋實有徵焉非苟為佞也夫上下數千載間瑰流哲匠若彼其多而卒無能逾

越執事不肖沒齒皈依舍執事何適矣舍執事何適矣
追惟舞象之歲枯弄筆墨銳意成一家言自樹不朽而
鈍質孱軀用力愈深望道愈渺僅騷人軌域恍忽有窺
于樂府得其原于古風得其質于歌行得其氣于五七
言絕得其韻近體排律一章半簡無大踰人至數百韻
以還數十篇而外淋漓浩蕩點綴不窮竊窺藝林靡敢
多讓而尤嗜讀書身所購藏幾等鄴架經史子集網羅
漁獵時有發明不敢以鴻碩自居不致以空疎自廢慨

自弘正以來作者如林學者如綫楊用修一木耳風迴
瀾倒故未易支匪執事崛起盛時奮臂大呼為六合倡
豈直取輕唐漢將遂姍笑宋元人才汚隆邦國榮瘁詎
弗信哉顧此意非執事莫能知非執事亦莫敢告也今
漫上不肖所存詩歌十卷文賦一卷雜撰述三十卷才
格上下聞見廣狹知識有無概無遜于左右伏惟痛加
繩削指示迷途昔人所云莫為之前莫為之後其說良
可念也嗟嗟執事與當今海內賢豪其一當之者執事

既以命之矣迺不肖所厚望門下執事終無意乎清如
孤竹仁如子淵猶庇藉青雲以施來世而矧乎閭巷之
士也龍門未登寤寐饑渴俟高堂藥物稍稍奏功便當
負笈樞衣伏謁函丈爾雅之樓文漪之館願假片席以
待胡生為平原十日也惟執事毋訝其狂焉

第三書

春首北還金閭遇張太學武林遇柳水曹載附短牘起
居計後先入記室矣清和伏惟尊候萬福抵舍後適友

人攜酒過存座中獲聞冢君文戰之捷不覺狂呼絕倒
相與浮大白百餘華陽碣石間自嘉隆一振雅道寥寥
茲文悼代興詎非天意恨不獲周旋鞭弭竊望下風耳
杜門谿谷宿疾漸平學步邯鄲近亦稍稍二親堂上兩
孩膝前三萬軸縱橫案頭不腆敝帚十數卷零落筐笥
戲采弄雛之暇拂拭遺編刊定故業與蠹魚醢雞爭雄
長鼠穴中聊復自快五畝之隙旁構小園蓬蒿蔽虧闢
行徑僅容雙屐飛流千頃環帶其前喬木數株掩芾其

右蒲團竹几了無人聲散髮赤脚坐送餘日籬根繫小
舴艋興至出遊于蓬底淪佳茗焚妙香沿洄落花信其
獨往當景物會心劃然長嘯二奚童歌鷓鴣舞鸚鵡以
佐之行道聚觀咸謂襄陽米顛復覩今代晴天爽月雪
晨風朝時或岸高幘扶短筇憩平疇躡幽徑尋僧遠寺
振衣高岡麋鹿為羣猿鳥相狎無次公之慟哭有林慮
之忘憂庶南華之達生幾右軍之樂死回憶客冬瓜步
恍若隔世非執事存卹撫摩胡以今日惟是吳越千里

美人一方鱗羽浮沈起居離索此曹生所以長嘆于轉蓬杜子所以馳懷于春樹者也嬰疾以來人間世事無復縈繫惟著述一念耿耿方寸未能遽灰昔人所謂生年不百奈何仰面看屋梁著書寧關身事又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快哉二言足稱名喻不幸宿生障業纏糾膏肓雖司命末如之何且忝竊國士之知往再廿載萬一無狀為門牆羞用是竭其疲猥不敢自畫惟執事始終教督之冬杪以藥物屏除人事呻吟歲

月紀述道途復得韻語垂二百篇通計舊稿五七言律不下千首自餘諸體合聚數亦相當第不肖于兩漢樂府古詩意有獨會日坐應酬不遑操筆今欲盡棄唐風專精斯業務得其恍忽備明一家行有餘力旁及魏晉下沿六朝戶擷其華家饜其粒不僅作昔人擬古一轡數截而已二氏歌行氣骨可逮至于變幻恍忽俟之神情若陳隋盧駱蹊逕具存綴屬之工匪所患也期以十年削迹庭戶庶幾此懷而才弱志强心長技短盧蒲覽

足髮已種種復奚能為所恃執事青雲之上不容手援
俾蒼蠅絕羣驚馬增值耳詩數小復益之外編卷帙略
與內等漫應徵索大為側理氏災尚數板剝剝未完尋
當貢上大序聞已脫稿幸即發舍親雲天渺茫臨楮馳
溯不盡

奉報中丞王公

客歲子念過蘭應麟方以賤恙謝客枕席間獲聞執事
起居慰藉無任且知執事手書原貺見貽而子念以不

肖計偕中途壁上矣洎得子念吳中啓復云翁以來教
轉擲都下嗣於喻明府處兩閱翰教復兩下詢不肖諄
諄也末學鄙生即執事一念之知一言之及且懼無以
當辱迺明公垂神懇篤再三不厭如此古所稱國士遇
者曷以過哉鏤刻鏤刻新春伏惟杖履萬福弇園水竹
日佳日勝而翁以葛巾野服嘯咏其間意興所寄萬象
欲新真寓內獨樂視列仙傳所載絳宮瓊樓貯安期幄
金輩旦夕啖食赤松丹棗竟無一事可託不朽此徒天

地間一蠹雖千載何益若翁身居福庭神遊八極咳唾
笑嬉與造物爭雄長者何如也應麟滿意去秋計偕之
便移舟海上一登龍門用慰十餘年寤寐之想坐老母
疾憊方寸皇皇遂爾中輟深惟年齒日加佔俾無狀惟
翁惠賜大教終始曲成不勝生平至願喻使來便敬布
謝私倘高堂藥物稍酬挾笈吳中伏謁有日次公計已
旋車或得取道錢塘嗣聞動履尤所願也予念不及通
詢并祈晤間叱致餘寒尚峭伏惟若時為萬世自玉臨

楮馳戀不宣

再報廷尉王公

喻使旋獲奉大教嗣以鴻乏失候起居深春子念又至
伏詢道履安和慰藉無量載讀曇陽大師傳知執事姓
名夙登仙籙而復接遇上真翀舉旦夕蓋不惟開闢以
來文人創見即列僊羣聖如執事身名烜赫獨冠古今
而復脫屣塵凡終始宇宙者曷嘗有二妄意仙師金母
大士元君一時咸為執事而出非虛言也東方小兒久

以口舌陸梁上界異時一與執事遇便當作小巫神氣
索然矣一笑一笑子念入閩計其歸途當在秋杪爾時
西風涼適病骨少蘇決策相與同舟而下伏謁弇中以
攄豁生平宿抱第恐登假期近乘風帝鄉瑤池大羅萬
里杳隔鸞輶鶴馭攀跼無從徒增悵結耳喻使行便敬
附八行沉水一斤博山一座奉供清燕惟左右者麾入
之

與王元美先生

觸暑婁江明公不以襤襪見拒祇園澹圃載辰周旋宿
生塵垢頓欲消盡奉別後兼程還越六月之杪始抵故
山息翼榆枋尋盟泉石弄雛二親之側頗用自娛子念
過蘭僅一交臂舟人促行不獲附狀左右新涼伏惟道
履萬福每憶嚮者北上上謁辱翁投轄閉關為十日飲
弁山之堂文漪萬頃峭碧千丈芙蓉菡萏飛香逗空含
艷撲目自謂人間世無復此樂茲秋清木落正值其時
景物之勝定當逾昔而賤子薄福株卧一丘不獲負長

生瓢操九節杖日從遊于玉壺金闕中悵恨何可言何
可言曩不自量徼惠次公世講之雅洎明公國士厚知
冒求家傳輒辱俞允命以仲秋脫稿茲特專力候領大
篇俾家君姓名永藉不朽即人子萬鍾五鼎茂容此矣
詩數六卷附上記室蠡測管窺略盡于此計不足當一
喙惟慧眼諦觀概加塗抹俾無諂于大方白露蒹葭美
人千里臨楮馳溯不宣

報元美廷尉

扁舟海上載溷名園授簡飛觴傾筐倒皮無夕弗燕無
晝弗遊無遊弗懽無燕弗洽兩瑯琊既震旦盟主兩司
馬亦宇宙人豪四美二難一朝畢集而應麟以草莽鄙
生曳青鞋敝阜帽飛揚跋扈于其間迴想金谷蘭亭豈
直座中無此高賢又何嘗有此狂客也呵呵執事遭逢
南岳印證大還歲月既深熏修彌邃弇州園金銀樓閣
宛爾玉京楚天而太湖三萬頃洞庭七十峰即弱水玄
洲方壺圓嶠奚啻乃執事時時挾賓游聚名勝一觴一

咏汗漫逍遙坐鵬背閱青天擘龍肝飽白日真廣成浮
丘暫謫人世世人往往于世外覓梯仙國都胡左也曹
子建舉九州之八讓五官中郎展轉臨菑東阿侯服生
平戚戚無一好懷晚得遷陳竟以憂死死復作遮須主
人眎昌黎生從軍睦遂差神王第恐其間苦惱政自不
少即上帝憐才不令飄轉要是地下夜郎扶餘何渠若
執事身居福庭名貫仙籍耶異日飛昇時至拔宅大羅
不佞願逐丹房中一雞一犬並翔青雲執事肯假之羽

翼否次公役旋卒卒附笑諒之

與長公

清和肅狀起居嗣乏便鱗弗獲申候惟是狗馬下惊即
一寤寐一步趨未嘗不奮飛函丈之側也執事千秋鉅
望特簡上心蒲輪帛書軫接道路明揚盛際曠代眇聞
而鳳翥鴻騫彌不可即亡論淵源長源二子文靖東山
展也慚德矣麟猥淑大教門牆末光實竊輝暎私衷慰
藉曷可勝言霜寒伏惟道候萬福自客冬返舍益知世

途榛棘鑿枳難詣科頭杜門謝絕一切軒蓋浮榮雅非夙願筆研狂習漸亦掃除方且遁跡大山窮谷中友麋鹿食蕨薇遣送餘日所未能決然長往者遠則執事近則二親耳豫章來生過訪云大集就梓以較前刻卷帙過之方寸怵怵寤寐瞻切幸毋金玉慰我渴饑秋初傳執事暫赴留都輒綴小詩奉詢茲來鴻迅發謹錄吳策上博軒渠小稿剗厠適完并奏記室樂府歌行百八十篇得之結夏緣曩奉尊教抹掇應酬因漫擬鏡歌諸題

浸淫郊祀下逮西洲而長篇瀾汎極于供奉惟少陵創
格稍別前規當俟異時直書耳目備一家言執事樂府
前無古人希明箴得失指鏡然疑此不惟麟一人之幸
也不宣

報長公

不肖自總州遊燕微吟短述薦紳先達互締忘年盛欲
引掖門牆賓諸國士迺不肖辦香一炷未敢遽有所屬
也稍長益蒐讐載籍綜攬賢豪知宇宙文章咸萃執事

側身東望實始繫心既因緣次公紹介壇坫青雲之附
竊幸庶幾誠不自意執事過相期拔暴之萬衆授以千
秋感激厚恩踴躍中夜妄意斯文正朔如日中天護法
持教所當自力以故遇有謗佛之調達孽孔之桓魋無
弗昌言疾論面折其非而怒螳盈道桀犬成羣罔井之
蛙告海則驚醯甕之雞語天則笑招尤啓釁實係于茲
又以古今才傑或參商異代或枘鑿當年而不肖草莽
鄙生馬牛下走其于明公分懸位絕顧以尺簡受知寸

朽蒙拾神情標舉興會飛動即不能如迦葉之破顏少
林之得髓亦豈敢為請息之端木顧後之南榮而人微
力寡地卑望末爭名者惡其少達浮慕者害其精研娥
眉之妬劇于專房駿足之摧萌于驟乘芳言日至浸潤
潛投職此二端更無他道客秋上謁僅得聽聞退自深
惟既駭且愕所幸曾參之罪未至殺人執事之明遠軼
慈母遂使蚊雷肅清貝錦斷裂讒人失足自投有北媚
嫉反走如放四夷然而古道凌遲世途榛棘亦大可畏

矣至于弁園雅集狂客嗣興尤為可笑藉令不肖材至
鴛劣藉令不肖不遇明公猶將躑躅中原披倡小島秋
蛩春蚓不竅自鳴寧至與此輩較量身手挈競短長蘇
長公云周伯仁腹中所容迺王茂弘等輩彼哉彼哉鄒
以下何譏也不肖久已忽忘執事拳拳聊復緩頰蓋此
之不虞抑又甚矣奉大教歸業已杜門息交抹殺塵世
柱史玄同莊生齊物是非臧否一切置之罔聞倘天假
餘年沈疴退聽尚當奮勵六經摩研四始模二炎之矩

轍窮七閩之波流擘調于開元鎔裁于大厯馳驅于弘
正歸宿于明公婆娑一氏之言仰答非常之遇且以三
餘隙日綴葺蕪詞羽翼卮言俟諸身後彼啾啾者惡能
恣衷臆于九京鬪唇吻于百代哉信筆狂譚縷覲及此
執事者亮之秘之霜寒強飯自玉萬萬

薦李能茂書

東陽李能茂者燥髮彈精古文辭今年垂三十尚碌碌
困諸生乍盛暑叩門出一刺袖中慷慨曰不佞茂為足

下懷此五載矣實以無因至足下非若禰正平之入洛
初無所欲詣而憑滅無所投也已又出一編袖中曰凡
不佞茂所為五載懷一刺于足下者以此夫千里一士
誼猶比肩矧不佞茂去足下僅僅羸二百里豈足下無
意乎某聞其言竊異之亟受讀卒業見其所為諸詩歌
類能脫棄凡陋五七言律體大思超時離時合七言古
頡頏未熟氣骨稜稜自雄五言古尤所偏長高者可升
魏晉之堂平處亦不失王岑前躅他傳記酷放東西京

雜文錯韓蘇諸子往往矜局寡暢至啓事書尺縱橫跌宕瞻縟淋漓肆筆所投多而益辦即嚇蹠掌許而花艷爛發應接弗遑度其人才耳目儕流罕踰過者其持論陷缺一世獨服膺執事亘賢刼不再覩奈何躬邂逅失之輒以姓名紹介某于左右某嘗伏窺執事大集記執事曩在燕于鱗子與六七公倡和時私相誓吾黨從寓內得一瑰奇士無論吳越必展轉遞報以為懼如某者雖未獲追隨六七公後迺執事業以命之矣庸詎知執

事不遂以所望六七公厚望于某也以執事之厚望某而某幸得斯士尚庶幾一當其人且咫尺里閭中沾沾嚮慕執事而某闕扼不聞是某不惟下有負此生并上有負執事也夫知而弗舉而上負明公匪報塞之義知而弗舉而下負李子匪弘逮之仁匪仁罪也匪義亦罪也失一士而抱茲二不韙以行于天下是則某之所大懼而蚤夜弗敢以寧者也伏惟執事據饋握沐之風流于海外倘不以某言為迂為僭慨然接引其人覽觀其

業有萬一可與進授之銜轡策以馳驅使得夷于泛駕
之列某誠劣無似異日者且將緣是受上賞于藝林焉
某不任悚息待命

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